

抱朴子

冊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

志四

正郭

抱朴子曰嵇生以爲太原郭林宗竟不足三公之命學推策涉名重
於往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聖其器也及在衰集奇棲惶惶
席不暇溫志在乎匡亂行道與仲尼相所多引之上及實復未存於
一言樞機之玷亂乎白圭愚謂亞聖之評好事者爲之羽翼延所謂
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其閒無所復容之謂也若
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宗拔萃翹特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固
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
好事者爲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見准各本慕於亂世
而爲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所褒則重於千金遊涉所經
則賢愚波蕩謂龍鳳之集奇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足則遺
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舊寫本作揚日月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

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安

彰惶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翫其形而不究

作統今從舊寫本

其神故遭雨巾壞猶復見恟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

聲一至於是故其雖有缺隙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

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而闇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

對曰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

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

恐滄海橫流

藏本作流橫今從舊寫本

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

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按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

可救非其才之所辦審矣法當仰墮商洛俯泛五湖追巢父於峻嶺

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客離羣獨往則當掩景淵沔韜鱗括

囊而乃自西徂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憂世周流四

方猶爲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安上治民

移風易俗入不能揮毫屬筆祖述六藝行自銜耀亦既過差收名赫
赫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汨冰泮草
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沈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邀集京
邑交關貴游輪刃筴弊匪遑啓處遂使聲譽翕熠秦胡景附巷結朱
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客輶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爲游俠之徒未合逸
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廁高潔之條貫爲祕丘之
俊民而修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謂之闇於天人之否泰
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恬默之塗竟無有爲之益不值禍敗蓋其
幸耳以此爲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騏斥鸚之逐鴻
鵠焦冥之方雲鵬鷖鮑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俗之才無
固藏本作用從
舊寫本改守之質見無不了庶幾大用符采外發精神內虛不

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退心希榮利未得

舊寫本空
白一字

玄圃之棲

禽九淵之潛靈也自銜自媒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恟尤師

亞聖之器其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所病夫以明竝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況於林宗螢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爲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甄無名之士於草萊指未剖之璞於巨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禦侮於疆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養疾京輦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蔽徒能知人不冒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識直木之中梁柱而終不墾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奚解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者亦其疾也嵇生又曰林宗存爲一世之所式沒則遺芳永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抱朴子曰曷爲其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後之識者何恤於

寡和乎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生

藏本作主從舊寫本改

褒過耳故太傅諸葛

藏本有公字從舊寫本刪

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

已街談巷議以爲辯訕上謗政以爲高時俗貴之歎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賢之行徒惑華名咸競準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衆關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沈士人不齒

藏本作折舊寫本空白一字

名賢遭亂隱遁含光匿景未爲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世

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虛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身棲棲爲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旣不能薦有爲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逋逃不仕者藏本作也舊寫本作者也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爲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爲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七

彈禰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羣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爲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嶽降神異人竝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兒呼孔融爲大兒呼楊脩爲小兒荀彧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瓮飯囊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忽顰顙悽愴哀嘆忼慨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眄歷視稠衆而荅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悲乎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復無正有入法應死之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悔情恥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竝搖鼙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

也而論更劇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荊州牧劉表表欲作書與孫權討
逆于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之援與共

藏本作共其無與字今從舊寫

本距中國使諸文士立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

使孫左右持

藏本作柱今從舊寫本改

刀兒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令張子布見此

大辱人也卽摧壞投地表悵然有怪色謂衡曰爲了不中芸鋤乎惜

之也衡

藏本無衡字從舊寫本補

索紙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一歷

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比

校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請衡更作衡卽作成手不停輟表甚

以爲佳而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

欲殺之或諫以爲曹公名爲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

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

軍黃祖祖待以上賓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

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不寫也衡曰卿存其名耳我

一覽尙記之卽爲暗書之末有一字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省可

下缺藏本作難今數行雖從舊寫本

言行輕人密願

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能幽翳蒿萊然修己較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足蹈禍齎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猶梟鳴狐嚙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舉爲之主任荷之足爲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之病俞附越人所無如何朽木鉛鋌班輸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荆楚閒終陷極害此乃衡懵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生曰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不寤寐於指南投杖於折中乎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七

[illegible]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志五

詰鮑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爲古者無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舊寫本作然亦將

欲之者爲辭哉夫彊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無名爲貴羣生以得意爲歡故剝桂刻漆非木之願拔鷗裂翠非鳥所欲促轡銜鑣非馬之性荷軌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生之根藏本作伐根之

生今從舊寫本

以飾無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腳蓋非

萬物竝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

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
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
并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棲息於庭
宇龍鱗羣遊於園池飢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
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
於道疫厲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胸機心不生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穽降及
杪季智用巧生道德旣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絃冕玄黃
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綠於焚燎傾峻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
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
大始之本去宗藏本作崇從舊寫本改日遠背朴彌增尙賢則民爭名貴貨則
盜賊起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剡銳之器
長侵割之患弩恐不勁甲恐不堅鈇恐不利盾恐不厚若無凌暴此

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辜

舊寫本作辜

諫者脯諸侯菹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

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竝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得縱意也君臣旣立衆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閒愁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閑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沖昧旣闢降濁升清穹隆仰燾旁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羣分也由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巢栖穴竄毛血是茹結草斯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庇體廣廈稔梁嘉旨黼黻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蒞

物良宰匠

舊寫本作匠

世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

勢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作受命自天或結罟以畋漁或
贍辰而鑽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
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
興道教遂隆辯章勸沮德威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之化成太階既
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覲靈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
景老摘耀於天路皇風振於九域凶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
樂作而刑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爾乎而鮑
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古質朴蓋其未變民
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爲知而不爲欲而忍之也
若人與人爭草萊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土無治枉之官下有重
類之黨則私鬪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絳路久而
無君噍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河圖洛書或麟銜甲負或黃魚波湧

或丹禽翔授或回風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指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爲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八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闡哉雅論所尙唯貴自然請問夫識母忘父羣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焉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楫之器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至于今賴其厚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負戴棄鼎鉉而爲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爲飾不用衣裳逢女爲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也況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寒資

藏本作肴

從意林改糧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爭豈必金玉所

競豈必榮位橡茅

藏本作茅今從舊寫本

可以生鬪訟藜藿足用致侵奪矣夫

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己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殺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王在上羣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盱食延誹謗以攻過責昵屬之補察聽輿謠以屬省鑒履尾而夕惕颺清風以埽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刑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大慝猶懼豺狼之當路感彝倫之不敘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彈違虎臣杖鉞於方嶽而狂狡之變莫世乏之而令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彊所憑而冀家爲夷齊人皆柳惠何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濡無轡策而御奔馬棄柂櫓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鮑生又難曰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柔剛以率性

藏本作率性從舊寫本

改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尊卑也君臣

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